

第六章 右派来鸿“解密”

我摘选了部份右派兄弟的来信，他们在写这些信之前，都是掂量过是否越过当局底线的。这有前车之鉴。即便这样，现在看来，他们的信还是有价值的，还是有看头的。

一、右派来鸿“解密”之一

下面是我的挚友吕庆仕给我的的13封信的摘录：

小江：

我总觉得接到你的信胜如吃了糖，甜蜜蜜的，其味无比又无穷，所以，我特别盼你的来信。你这次的信写得很有风趣，十分幽默……笔调是充满着“新闻味”的，我曾将这一段朗诵给同学们听，他们全笑了。……这儿的土产、水果倒是挺便宜而多样的。前次去一个山村漫步，见家家户户都种上一两株柿子树和核桃树，也有果树园。目前正是这些果品上市的季节，柿子很大很大的，一角钱可买到五六只。五分钱的核桃，竟有十五六个。……几天前，我将你的生活情况告诉张科员。他这次回信

说：“你们都是好小伙子，但突然全走了。我还常想起去冬搞规划时期的情景。小江、小王和你(江注：3个人后来都上了大学，分别在北大、北农大、西北农学院被打成右派)等都帮我工作。深夜里一起去机关食堂吃夜餐。两点过了，还是抄的抄，打算盘的打算盘。翌日起来，大家眼睛充血发红……”

吕 于西农 1956.10.6

江弟：

接读你阔别两个月的来信，我眼眶不能不潮湿，心情感到很郁闷。我要求你开朗，莫消极，不必转专业，你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的。

我曾经深深痛苦过。9月26日，被揭发并批判了。这是活了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大不幸，我心灵上划破的创伤血痕，一时是不易愈合的。我还年轻，我还有漫长的岁月要活，总得走完人生的旅程，所以，总得慢慢地医治创伤，做个真正的人。

鸣放期间，我曾把你来信中有关苏军、胡风、林希翎问题与同学们谈论过，而且还致信季柏生，为其肃反鸣不平。平时日记中也发了些牢骚。我总认为问题不大的，所以暑假还不知担忧。反右第二阶段开始了，我有所预感，为已为你而忧心。后来，盐城专署果然将我致信老季事专函给西农，要求审查我。总之，咎由自取，怪我平时放纵、任性、说话多，这个教训是最深的，永远记取。

你的问题，本在料中。因为我被揭发后，日记、信统统缴了出来（当时的一切，你是会理解的）。你鸣放期间的几封信，组织上一定转寄了北大。之后，我想定下神来给你写信，但心情烦乱，笔又沉重得如有千斤，拖宕推延至今。万请原谅。武汉之行已人所共知了，又是一名右派，我的头实在一时难抬起。生活，在眼前来说是很孤独的。但我不能自馁和消极下去，总得挣扎、健壮起来。以后，想多与图书馆打交道，多看点书是最理想的事。

小江，你说对我赔一万个不是也无济于事。这句话使我不能

接受，徒增难受和痛楚。因为你对我的牵累并不存在。所以会闯祸，由于我的日记、言行、给老季信等，这已足以引来这场后果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不会忘怀你。我要你的心情豁然亮堂，切莫颓唐、消沉，争取当一名记者、作家。我呢？除做个平凡的植保技术干部外，仍旧幻想搞文学创作。

今后，我们比翼双飞吧！我们是有深厚的友谊基础的。凭良心说，我们的友谊不会与祖国背道而驰，永远是！我同意你的看法，以后少开尊口。虽无大志，可决不能消沉。

关于右派问题，我不愿给母亲和盐城这伙人知道。至于断断续续仍有联系的，到今天该砍断它了，没意义！你还是争取当记者吧，不必想什么语文教师；我吗？理想有点改变了，准备毕业后去农校教书。……千头万绪，难以写好这封信。

吕 1957.11.20

江弟：

你的信已收到数日。知你病了，颇不放心，理应即复慰问，但为争取下乡劳动，又定不下心来，如今，不去了，可把信写得长一点、深情一点。

你的信与前次大不相同，没有消沉的语调了。虽患小恙，却挺愉悦、朗廓，像秋天的蓝空一样。是的，我们心灵受了创伤，终究又快乐起来了。我被批判的初时，自己总认为心窝深处的一切，决不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丑恶、可怕。因此，不管台下千夫指，我吞吐、兜折……致使大家怒发冲冠，自己也备尝痛楚。经7次大会批判才结束。我也起过自杀之念，但毕竟是闪念。生之欲不允许我那样做。

现在，我的生活、心情在逐渐正常过来。曾经失去的“大学生幸福感”重又滋生着。总而言之，这次的教训太深了……像贝加尔湖湖底一样。我同意你“多说话就是有罪”的看法，反正再也不乱说胡诌了！但我们也不能就此箝口结舌、噤若寒蝉。否则，太寡言，心理会变态的。你认为对吗？我始终为自己的良心辩护。我永远相信我们的心是正直的善良的。

小江，我决不同意你“平生无大志”的想法。你如努力，未来是可以有所成就的。你好容易弃农就文（这点我非常羡慕），应该珍惜这番争取之不易。说老实话，每次读了你的信，我总有“小江写得好”的感叹。你的文笔是简炼而淳朴的。风格颇有些独特。将来即使去中学教语文，依然可以创作。一定，一定的。

庆仕 1957.12.9

此信是我俩分别在西农和北大被打成右派后，他给我的第二封信。收信的当天晚上，班上的党员干部张世晨一定要我交出此信。我明知信中没有什么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，但表示：个人信件凭什么要交出？他的恐吓我并不怕，但他一直纠缠我，十分讨厌，我忿恨地把信给了他。第二天，他又十分没趣地把此信还给了我。

江：

来信引起我一些思索。检查信当然有检查者的“权力”与“自由”，但在事情已告结束了的今天，他们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“帮助”人？这种做法是不能叫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有所乐观和温暖感的，如果他们能考虑一番，定会发现简直没有半点点积极作用。我体会到处在当时的你，不免有难堪之感，我愿分担你的难堪。但是，我们有我们的海量，我们问心无愧！我在这里不曾遇到你那种情况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仍要通信，要频繁地、密切地通信！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委实已达到“天长地久”的可贵程度。明年暑假，我向往着能够见见面，让我和你共享一番“剪烛西窗，长夜共话”的乐趣。

庆仕 于西农1957.12.17

江弟：

接来信，我并不惊讶。我知道你很想念我。去年接你信时，我才处理定当（与你一样处分）。在处分中，同学中有人提出右

派间通信不会有助于改造，我想想也有道理，既然要改造，就得接受大家监督与所提意见。本该与你说明一下，可是我说过：“从此与江之泮断信了，等彼此都摘帽后再通信”，话虽说这样，感情上不能不有所痛苦与斗争。怪我当时未跟你说明，迷糊了整整一年，你为我的处分担心过吧！调干待遇自处分后取消了。

现学校已成公社，饭堂吃饭不要钱了，所以问题不大，家中虽很不宽裕，但有时还寄点零用来，反正只有一年半就快毕业，这些问题都成了不值得思考的小事。一年来，我格外俭朴，不吃零食、不做衣、不买厚本书。植保系已并入农作系。

这次下放（去年11月起至乾县烽火人民公社西沟村劳动），师生同住同劳动，并不单纯是劳动，教学、科研也大搞而特搞。现在我担任的科研任务是：负责一亩棉花卫星田（集体劳动，专人负责）计划高产5万公斤籽棉。此外，还参加了棉、麦卫星田“营养曲线”的分析与调查。……小江，我感谢你。你梦着我，待我太好了！

庆仕 1959.1.16

小江：

间隔了数月才复信，极对不起！春天寄给我的照片，对我起着高度的解渴作用：有时拿出来端详一眼，就等于见了你一样，深得慰藉。我院9月1日开学。这个暑假，按我目前的情况，要筹划一笔几十元的旅费，当然有困难，所以只好留校。这几天炎阳如火伞，胜过南方的了。我们正忙着整理科研资料，在走之前，交给当地公社。你才从密云炼钢回来吧？看你的相片有点瘦，还应吃点滋补的东西。

庆仕 1959.7.17

江：

你回上海，确是意料之外的。我为你高兴，也有些羡慕你。我于7月30日返校的。原可回上海，因旅费无处设法，故仍在校

度暑假。学校对“反坏右”学生抓得较紧。不回家的，一律到农场劳动。每天实干九个小时多。我上海有两个家庭地址：1）上海西郊莘庄镇南街93号。妈妈阙淋珍。这是老家。2）上海北四川路溧阳路1156弄19号3楼。姐夫名熊文光、姐姐叫吕藕娟。这是姐姐家。你要代看我妈，使我很感谢。但去郊区要搭火车，很不方便，而且，我又不能陪伴你，我看就算了。待将来都工作后，定个时间，一同回沪“互访高堂”，但又不知哪一年才能实现。

庆仕 1959.8.15

小江：

……我前次已告诉过你，决定回上海！我盼望着与你见面。说真话，有时候我想你厉害时，不得不从心里承认：你是我唯一的最了解最亲切的亲人了。不知我与你说起过没有？（怨我记忆力太坏！）

我看完了两部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及杰克·伦敦的《马丁·伊登》。当然，我是用批判的观点看这些书的，但也受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。尤其是安娜跳轨自杀那一段读后，很惋惜她。又觉得她那样去死法也对。好几天老想到小说中的情节，甚至无心去上课。从这里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弱点——改造还须加紧，不应看这些书，否则会受影响的。

庆仕 1960.5.8

小江：

……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了，总带点半苦半甜的味道，甜的是学生生活早已无所留恋的了，向往赶紧去工作；苦的是“右”字帽戴在头上，实在羞惭。大学虽毕业，年近三十，我这一生的确过得太糊涂了。我是属猴的，比你大两岁，是吗？

小吕 1960.6.29

小江：

我这个暑假决定回上海。这段假期可能在8月上中旬。不知与你的能否吻合？暑假同去游杭州，可能难以实现了，因为假期太短，在家只能住七八天。我倒有一个折衷的游法：去新龙华玩个痛快，好不好？你不妨在我家住几天。上月，突然接屠惠中来信，她还未结婚，询问我改造得怎样？似乎还有痴情。她现在镇江市一个街道办的工厂里工作，各方面条件当然比苏北好，因此，生活得很愉快。

庆仕 1960.7.14

小江：

我们假期是7月29日至8月20日。到上海后，我先去你家找你，不必你先来找我。这次到上海后，经济情况是不宽裕的。我想请你是否可向你妹妹代借5-10元，以作零用，将来工作后即奉还。你的情况，我也知道，虽是调干，其实经济还是较紧的，因为我是过来人。因此，决不要勉强，没有亦无关系，因为我不一定真正缺这一点钱。

庆仕 1960.7.26

小江：

10元已收到，谢谢！我是8月3日晨到上海的，途中在南京下车，住了一天多，一个人玩了玄武湖。上海，城市面貌比任何地方要浓些：衣着、吃东西，比南京、西安要讲究，要胜过一筹。供应工作比其他城市要做得好。现在，我家还能吃到一些肉鱼及新鲜的蔬菜。饭馆吃饭也不要粮票。文化生活也不差。……这次我们的假期不吻合，确是莫大的遗憾。我们限定20日到校，准备18日下午离开上海。你尽量争取在17日前能赶回上海吧！当然，万一不可能，亦无办法。

小吕 1960.8.4

小江：

我已回到莘庄老家了。三年阔别，家乡变了大样。徐家汇到

闵行的柏油公路就在我家旁边经过。现在从我家到市中心乘91路公共汽车，只要30分钟。十分抱歉，那晚倾盆大雨，我没有来得及看伯母，就回郊区了。我打算16或17日一定去。上海交大同学在我们莘庄小学里民兵训练。前天，我进去闲逛，他们看见我戴有“西农”的牌子，亲热地围住我询问关于西安交大的情况。

吕庆仕 1960.8.8

之浒：

我们倒霉死了，毕业分配一拖再拖，直至10月12日，我才走上了工作岗位。我分配在陕南西乡县人委农业局（西乡县属汉中专区）。

这里靠四川省，语言、气候、风俗都近似四川。因此，我尚算满意。才来报到就发了工资46元。我在校时听说右派只发20至30元生活费，因此，尚有些怀疑……我疑心可能档案材料未到，民政局不了解我，所以也发了46元？你比我早到工作岗位，该清楚些，请早来信告诉我，以使我能定心了。

我们农业局原只6个人：两个局长、一个行政干部、一个大學生（政法学院毕业，也搞行政）、两个中等技术干部。现在加上我，全局7个人。工作对我的要求是高的，不能再与盐城那时相比了。我真得要好好锻炼！你在哪儿？干什么工作？念念！才到。六神不安似的。

庆仕 1960.10.12

吕庆仕的10月12日来信，离他从陕西西乡县经成都出走重庆，在江北服E605剧毒农药自杀，约两个月的时间。那年一直到8月下旬，人大新闻系的毕业分配名单才宣布。吕庆仕和我本约定在8月上中旬在上海有一次会面的机会，但最终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如果有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和他约定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决不自杀。为什么要自毁爹妈给予的血肉之躯？他在1960年5月8日给我的信中，已流露出对安娜自杀的同情，多少反映出他对人生还是悲观的。他在当年12月中旬给我的“绝命书”是用红墨水书

写。很遗憾，此信在社教运动中被迫交出去了，此后，有关的人也没有再把信还给我。他的“绝命书”首先谈到不久前接到通知，西乡县直机关的右派都集中到县农场劳动。这对他来说，实在接受不了，于是决定自杀。他批判了毛泽东的自杀是“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”、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的说法。在出走重庆前一天的晚上，烧掉了所有亲朋的信件和照片。在给我的“绝命书”中附了一张他的照片。照片背面是这样写的：“给江留念一辈子 庆仕于自尽前夕 1960.12”。我摘帽后，仍觉得他并未死，给他姐姐写了封信，希望能得到回音。后来，他姐姐来了信，证实他确实自杀于重庆江北。

二、右派来鸿“解密”之二

下面是北大新闻专业学长刘发清的3封来信。

之浒：

来信收到，谢谢你把信转来了。我被分到甘肃之后，即大闹钢铁3个月。随后分到天水专区，结果到了礼县中学。2月份才到这里的，屈指数之，至如今还不足5个月。我没有教课，分在生产劳动部，先搞了些事务性工作，以后事务性的工作没啥搞了，每天劳动8小时，早晚看点书，便是这样打发日子的。当然，也许以后要教点书，但此是后话不表。

我们11人分到各处。我没有积极打听他们的情况，所以消息杳然。我仅知道，张玲和孙文铄这一对被派到《宁夏日报》，目前在报社印刷厂搞排字。以后能搞新闻工作否？这是不得而知的。还据别人在信中提了一句，我班的孙复在民族学院（她是派